

屋檐下

梭子蟹生食记

□李海州



AI制图

又是一年蟹汛至，东海之滨，梭子蟹正肥。梭子蟹，尤以东海的为佳，肉质鲜嫩，蟹黄浓郁，在众多海鲜中独树一帜。烹制之法，清蒸、葱油、香辣、炒年糕、煮粥，无一不是人间至味。于我而言，最喜欢的吃法，不经火工烹制，而是生食。我偏执地认为：以生食之法，存蟹之原鲜。

而舟山生食梭子蟹的诸多门道里，最家常、也叫人惦念的，当数蟹糊。

我初到舟山读书时，并不知蟹糊为何物。我们温州人生吃梭子蟹，做成“江蟹生”，讲究的是现杀现腌，半小时即食，酸辣鲜甜，热烈而直接。舟山的蟹糊却完全是另一路数。那时女儿儿子还小，家里雇了一位本地阿姨照看。蟹汛里，朋友送给我一箱梭子蟹，活蹦乱跳，蟹壳泛着青幽幽的光。阿姨看了一眼便说：“几只清蒸，几只冻着，剩下的我做蟹糊。”我问蟹糊怎么做，她笑：“简单得很，盐腌。”

只见她将梭子蟹洗净，去壳去鳃，用剪刀咔嚓咔嚓剪成碎块，连壳带肉，混在一处，大盆里撒上粗盐和少许白糖，搅拌几遍，装进保鲜袋，排出空气，密封严实，便搁进冰箱冷藏。我有些疑惑：“就这样？”她说：“就这样！”

果然，不出两个时辰，傍晚取出来，蟹肉已微微收紧，色泽由青白转为半透明，带着一层莹润的光。用筷子夹一块，蘸一点米醋送入口中——那一瞬间，我愣住了。那咸鲜之味并不猛烈，而是缓缓漫开，如涨潮时海水一寸一寸爬上沙滩，将味蕾全数浸润。蟹肉已非生时的脆嫩，而变成一种接近膏脂的绵密，咸中藏着鲜，鲜里裹着甜，裹在舌尖上久久不散。

我连扒了两碗白米饭，才放下筷子。后来读《定海厅志》，方知舟山一带自古便有“盐藏蟹”之法。鱼货丰时，鲜蟹不耐久存，渔民便以盐渍之，可延数月不坏，是海上讨生活之人的智慧。而这份智慧流传下来，便成了蟹糊。

蟹糊之妙，恰在“耐吃”。不像江蟹生须趁鲜，蟹糊做好，封在罐中，一日比一日入味，半个月也不坏。早上喝粥，夹一筷；午饭无菜，再夹一筷；夜里饿了，舀一小勺拌进热饭里，油润鲜亮，三两口便是满足。它的咸，是海水的本味；它的香，是蟹膏在盐的驯化下慢慢凝出的醇厚。

汪曾祺先生曾写高邮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我读到此句，总想起舟山蟹糊——虽然它不冒油，但当调羹伸入罐中，那沉甸甸的一勺舀起时，半透明的蟹肉裹着深黄的蟹膏，盐与时光一起作用，早已把它炼成另一种质地。无须烈火烹油，无须姜葱佐味，一小勺便是大海的全部。

后来每逢梭子蟹开捕，我必定请丰茂菜场里熟悉的摊主谢大姐，挑几只肥的梭子蟹，帮我做蟹糊。每次她见我来，便眯眼一挑，捏捏蟹腿，掂掂分量，然后利落地过秤，用剪刀咔嚓咔嚓

海边人家

在舟山河畔，翻开一卷活的唐诗

□冯国海

我搬来桂花城那年，东侧的道路只通到北段，往南便是断口，风里总飘着附近河塘淡淡的海腥气。茶山浦河静静沿着路旁流淌，岸边长满杂树野草，满是未经雕琢的野趣。那时的我只顾着赶路上班，连这条河的名字都没往心里去。

后来新城逐步开发，道路全线贯通，沿河落成茶山浦公园。河畔新建数个小区，其中一个叫中梁首府的小区，正式定名时却改成了白鹭湾。初见这个名字，我还暗自疑惑：这条寻常河畔，何来白鹭？直到一个清晨散步，沿着岔河往深处走，骤然驻足，对岸浓绿树冠之上，数十只白鹭静静栖落，远远看去，风一吹就轻轻晃动，仿佛一树树骤然绽放的素白繁花。原来它们早已在此安家，只是从前的我，不曾抬眼发现这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诗意。

桂花城南北两侧小河，悉数连通茶山浦。北侧的茶山河绕着舟山第一小学蜿蜒流淌，河畔林木繁茂，更是白鹭偏爱停留的地方。晨光之中，它们常常单腿而立，将头缩入羽翼，恰似一朵朵含苞待放的白莲。那一刻，忽然读懂杜甫“沙头宿鹭联拳静”，千年前的安然闲适，竟

原封不动落在了舟山的河畔。待到日头升高，白鹭便三三两两贴着水面滑翔，翅羽浸在晨光里，洁白得夺目。那日晨光正好，一只大白鹭从树梢腾空而起，向着云际飞去。杜甫笔下“一行白鹭上青天”，是结伴齐飞的豪迈；眼前这孤鸟独翔，是自在悠然的洒脱，就像同一位诗人挥毫绘就两幅气韵截然不同的水墨小品。

日子往前走，路通了，公园建起来了，我也从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之后，闲暇时日多了，我爱上拍摄短视频，白鹭自然成了镜头里的常客。一回晨雾未散，我站在后阳台，望见一只白鹭贴着景观河展翅，薄雾像一层软纱轻轻托住它洁白的身影，连翅膀尖的细绒都浸着细碎的水汽，如同悬于半空。我连忙拍下这段画面，剪辑成早安视频。我也曾在横跨茶山浦河的月西桥上，捕捉它们掠过桥洞的瞬间，翅膀溅起水珠，在阳光下碎作点点星光。老伴笑我，一把年纪反倒比年轻人热衷拍视频。我心里清楚：并非我擅长取景，而是白鹭自在翩飞，我只是恰好站在了它们途经之处。

傍晚的茶山浦河，又是另一番光景。夕阳拉长白鹭的剪影，落在起伏荡漾的水波上，随

涟漪轻轻晃动。王维写“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此地虽没有连片水田，河畔老樟、垂柳铺开浓密树荫，覆满河面。白鹭穿行在明暗交错的枝叶之间，如同墨色宣纸上晕染出几笔灵动的飞鸟。

最难忘舟山那场难得的落雪。清晨推开窗，整个天地被落雪洗得一片素净。对面楼宇的屋顶，静静立着一只硕大的白鹭，雪花簌簌落在它的羽毛上，却衬得它比落雪更为洁净。它静立不动，我凭窗凝望，我们彼此无言，它忽然偏过头往我窗的方向望了一眼，又很快转回去，仿佛在寂静里，和我悄悄说完了这一整个落雪清晨的心事。那日我竟忘记拿出手机记录，可“满城飞雪，一鹭独立”这份孤清姿态，早已深深镌刻在记忆之中。

深秋傍晚散步，一轮明月从楼宇间缓缓升起，清辉皎皎。一只白鹭孤零零站在浅滩，缩着脖颈，久久不动。老伴在身侧说：“它倒不怕冷。”我不得想起李白诗句：“白鹭拳一足，月明秋水寒。”诗里的“寒”字带着内陆秋夜的凛冽，转念一想，脚下是海滨的咸湿晚风，秋意虽至，河水尚不刺骨。李白送别友人时满心萧

瑟，远比眼前景致沉郁苍凉。

从前的茶山浦河，格外安宁。两岸尚未修建步道时，耳畔只有风声、流水声，偶有白鹭振翅的轻响。后来对岸建起水街，河面架起新桥，往来游人渐多，河畔便日渐热闹起来。白鹭却丝毫不受惊扰，依旧在浅滩静立，贴着桥洞低飞，羽翼几乎擦过行人头顶。人间自有喧嚣，而白鹭守着一方安静，二者各安其所，恰似唐诗里热烈与清寂的篇章，同属一卷诗册。

白鹭从不在意人间的事事变迁。春去秋来，捕鱼育雏，只顺着自然节律安稳度日。反而是我们观者，心中揣着千年前的诗句，便觉得它们每一次振翅，都在翻动古老诗篇。千年前，诗人望见白鹭，落笔成诗；千年之后，我望着白鹭，忆起诗句。这便是人与白鹭最微妙的默契：它们自在栖于天地，而我们借着这一抹流动的白，重温古人藏在山水间的诗意。

暮色缓缓漫开，桥上灯火次第点亮，河面白色的身影慢慢朦胧。我知道，明日清晨它们依旧会如约而至，在茶山浦的晨光里，在北侧小河的枝丫间。像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等我散步之时，随手添上一行带着海风味道的新一平仄。

似水流年

回望支边宁夏六十年

□钱江潮

从1966年到2026年，弹指一挥，整整六十个春夏秋冬，整整一个甲子。

当年从东海之滨的舟山走出来800名知识青年，这些稚嫩的青涩小娘高举红旗，高唱着“边疆处处赛江南”，高呼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昂首阔步跨越大海大江，奔赴西北宁夏大地，用青春与热情支援祖国建设。

历史让我们走进了梦一样的宁夏，谜一样的北国，雾一样的边疆，诗一样的未来。时代让我们走进了青铜峡、邵冈、蒋顶。

一

六十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遇见了——高耸巍峨的贺兰山，奔腾到海的黄河水！银川平原上茫茫的黄土地，唐徕渠里滔滔的春灌水！腾格里的大漠黄沙，黄羊滩的戈壁砾石！北国风光晶莹剔透的冰雪，昏天暗地遮天蔽日的沙尘！绵延万里的古国长城，狼烟遗痕的古堡残砖！

这里就是我们六十年前陌生的新家，我们六十年前启航的梦想，我们六十年前璀璨的生活，我们六十年前扬帆的青春，我们六十年前走向未知人生的处女地！

南起青铜峡，北到石嘴山，东近黄河滩，西跨贺兰山，广袤的农村田野和隆隆的工矿车间里，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和记忆。

我们曾在这里——耙过田犁过地，耩过麦种插过秧、刮过麦子割过稻、套过马车送过公粮；我们曾在这里——挖过沟渠开过荒、喂过牛马放过羊、栽过穿天杨摘过红苹果、炼过钢铁挖过煤；

我们曾在这里——烧过水泥制过砖、打过门窗盖过房、开过汽车修过拖拉机；

我们曾在这里——刷过标语画过宣传画、

上过讲台当过老师、考过大学读过书、评过劳模戴过红花；

我们曾在这里——高兴时唱过“花儿”欢乐时跳过秧歌、煮过夹生饭吃过臊子面、嚼过苦苦菜咬过酸白菜；

我们在这里——谈过恋爱结过婚生过娃、挨过饿受过冻、受过伤滴过血、流过汗累过病。

我们能文能武、业精技专，既有舟山儿女的灵慧，又浸染西北大地的豪壮，以青春赴西北，以奋斗实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光荣使命。

二

我们犹似800颗浙江家乡的种子，在塞上江南的沃土里落地生根、叩响理想的旋律而茁壮成长，数十年来在黄河两岸绽放出光彩炫丽的朵朵鲜花，凝结出灿烂的果实。在这方古老大地留下了响亮的名字——浙江舟山支宁知识青年。六十年光阴流转，昔日青春年少的俊男靓女，如今已是满头银丝的耄耋老人，落日不可追，斜阳不言悔，人世间唯一不能逆转的是时间，唯一不能重演的是人生。

我们的知青岁月已经过去，但回望当年知青岁月，我们不止一次扪心自问，这辈子我们为火红年代做过什么？我们为改革开放奉献过什么？我们为第二故乡贡献过什么？我们为那里的乡亲们留下过什么？

我们都会自豪且坚定地统一回答——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壮丽的西夏大地，最宝贵的柔情微笑送给了尊敬的宁夏父老，最珍贵热血、泪珠滴给了美丽的第二故乡。因为我们支边落户宁夏，看过无数日出日落，度过年年岁末新春，目送大雁南归北返。宁夏大地上刻满我们的青春印记，耳畔还回响着学唱的信天游。每个人都有一段

传奇往事，胸中都激荡着属于自己的《洪波曲》，我们都是现实版张贤亮笔下的牧马人。

三

宁夏，我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这里有为我们挡风避雨的土坯屋；这里有为我们保暖祛寒的土火炕；这里有为我们烧水煮饭的土火灶；这里有为我们上工下工的土泥路；这里有我们念念不忘的大娘大爷；这里有我们朝夕相处的大哥大嫂；这里有我们挥汗挖成的沟渠渠；这里有我们春种秋收的希望田野；这里有我们男女知青的甜蜜爱情，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沙枣柳树……

段段乡亲情谊，青春汗水与爱恋，都深深烙印于此，终生难忘。如今年近八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缘起六十年前：同乘绿皮车奔赴青铜峡，共住知青房，同耕田地，共饮黄河水，同吃一锅饭。

这就是我们生生死死的兄弟友谊，这就是我们永生永世的姐妹友情，这就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同行者，这就是六十年来我们共同在风餐露宿在雪天雨地里用血用泪凝结下的百年不散情缘。无论何时何地，你我永远都是那八百名舟山支宁知青中的一员，这个集体里，时时刻刻洋溢着友情、欢歌与欢笑，有鲜花美酒相伴，永远是温暖的大家庭。

四

舟山、青铜峡两市的市志里都记载着“1966年浙江舟山800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支边宁夏，在青铜峡蒋顶、邵冈两个乡镇插队落户”，那段无悔青春岁月历史不会遗忘！第二故乡的亲人们始终眷念着我们，牵挂

从未淡去。2016年，舟山知青赴宁夏支边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之际，青铜峡市党委、政府率党政各界及蒋顶、邵冈乡镇代表远赴舟山，满载着乡亲的殷殷重托，带着浓浓乡音和深深乡愁，来慰问来看望已经返城退休多年的老知青。他们用人间最真诚的方式，最诚挚的语言肯定和感谢舟山知青为支援宁夏、建设宁夏、发展宁夏做出的历史贡献，期盼老知青们重返宁夏大地，看看乡亲父老和第二故乡的发展巨变。

亲人相见，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只有经历过才知何谓人间温暖、何谓他乡遇故人。为那些当年流过的汗、洒过的泪，以青春与热爱倾注的辛劳感到无上光荣，这辈子为选择宁夏、耕耘宁夏而无怨无悔。

浙宁两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关爱延续了友谊，书写了浙江与宁夏之间深厚的历史情缘，谱就了东海之滨同黄河之间的动人的人间真情。

五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天已是年近八旬的耄耋老者的我们，回望宁夏，回望知青岁月，回望第二故乡，回望支边六十年，我们心潮澎湃，饱含热泪，感慨万千，请允许我们再说一声，我们今生不忘宁夏，不忘初心，不忘宁夏的乡里乡亲，不忘宁夏的山山水水，不忘这过往的一个甲子。

每个知青都会说，余生别无他求，仅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我们还要再度重返宁夏，再去那里看一刻刻在梦中融入肌体里的贺兰山，再在那里喝一口甘甜养人的黄河水，再同乡亲们说一声“ǎn men dōu shì níng xià rén（俺们都是宁夏人）”。